



屏溪先生集二

詩

卷三十一

^ 16
2419
2



和
2419
30-2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目錄

樂樓齋

詩

屏溪述懷

百九十一首

賀金士凝回甲生朝

崇禎再壬子與諸生乍會寒泉口占示諸斯文

宋聖休

龜相

經月相守而歸題詩以別

追挽田君雨祥

金生硤成茅屋數間名勝無窩請一律聊賦之

舍弟雄城之行數千里相別平生初遭歸卧山

齋益不勝寥廓追成近體以寄

崔雲路斗達相守過歲聊得二絕慰旅懷

庚午元朝述懷寄示南塘翁

題觀海堂

觀海堂次主人兄弟韻

挽孝子金光纘

次觀海翁韻

次贈成善甫守明兼示讀中庸諸君

次贈朴穉臨星煥所示其舅氏別韻

舟遊新鎮坐凌虛臺

次贈李泰以錫亨

冬至夜金景休奎五阻雪不得歸私次同宿丈

室曉吟二絕誦以勉之

洪幼萬諸賢以余今年七十為具酒來餉竟夕

歡話聊得三絕以酬之

為示幼道更題軸末兼示諸君

挽金君德文

挽玄君載重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

詩

屏溪述懷 丁卯

竊見尤菴先生用朱子感興詩之意依康節首尾體有近體詩百餘篇謹遵此例稍廣其說為此詩

其一 理

無形無聲莫至隱又至費冲冲漠漠中萬象森然備無物無時無曷嘗離乎氣

其二 氣



鴻濛渾一元闔闢即陰陽陰陽分五行錯綜變化生
體物物無遺莫是理主張

其三

理氣

理本無所為氣能自作為二一而一二不雜又不離
萬殊雖由彼一本惟在茲

其四

天地

真精妙而合造化生生始陽清上為天陰濁下為地
日月互明滅山川自流峙

其五

四時

五行布四時氣上標四德根窟復姤互生長遂固足

天行本不忒寒暑自反復

其六

萬物

芸芸復植植色色生次次大如海嶽設細至塵芥備
物物流形處上下著道器

其七

一原

自天命賦與物物皆一理如水盛於器器器皆此水
董謂原出天已能覩到此

其八

人物之性

同此一源水逐器方圓異莫謂水本同各具有賤貴
隨分只單言性之本然是

其九 惟人

人亦物之一最得正通氣頭圓與足方象天又象地
靈覺與物異此性所以貴

其十 上聖

恭惟上聖姿秀中最秀氣稟本渾清粹其心儘睿智
所以盡己性又盡人物異

其十一 衆人

雖稟氣正通不能無清濁顏亦有些麤况乎在桀跖
靈活猶可變力學性乃復

其十二 心

一身氣精爽該性方寸裏知才各一段全體謂心字
非無有清濁活化能變異

其十三 虛靈

虛靈能知覺耳目見聞如天下心皆然非堯有桀無
優劣豈終無靈底氣精麤

其十四 才

才本心之能又是心之力孟指無不能程言稟清濁
元來氣所出晦謂伊較密

其十五 五性

莫非氣上理精爽所該粹五神粲然名仁禮信義智

單言是本然物偏固不備

其十六

明德

靈上言具應是謂明底德明名德為主聖凡所同得
主心心本氣氣奈有清濁

其十七

氣質之性

心兼本性言是謂氣質性質亦氣上稱心本氣精爽
因氣有清濁性亦善惡并

其十八

七情四端

性乘心氣發發初謂之情濂翁幾字是兼氣善惡形
四端性直發孟剔善邊名

其十九

人必道心

俱是心發後有此兩段名道為義理發人為形氣生
道猶過不及人則善惡并

其二十

意志

緣情更商量此則謂之意商量有定向此則謂之志
非無性所以蓋皆心用事

其二十一

形色

軀殼百骸上莫非至理在循理是踐形制外以直內
天君正乎中益粹符於外

其二十二

我生

屏溪集 卷之三
我生天地間眇然一稊米然能受均賦帥性塞其體
舜余皆何人曷不志自勵

其二十三

自治

天下許多事莫非己分內言其最喫緊只吾一身在
每患自治忽兢兢恐不逮

其二十四

晨寤

睡覺天欲晨卧聽雞喔喔孳孳願爲舜一念恐歸跖
願保此夜氣朝晝無喪枯

其二十五

審理

舊疑商未了曉來心不釋夜氣若有清正好更細釋

無心太泛忽用意恐穿鑿

其二十六

早起

書窓生曙色鳥來語簷竹開曉蹶然起掃室整衾席
盥畢衣冠正拜廟心兢兢

其二十七

靜坐

手拱兩膝斂儼然若有思或恐制縛似上着牀不移
敢擬百源工難免司馬馳

其二十八

明理

天下萬物理無一不可知先從切近推亦必真知之
或恐一分粗足目不相資

其二十九

檢心

忽出又忽入存亡由操舍靈明無不能自治性與化
或恐放不收無以主宰我

其三十

存性

非有餘不足堯舜我不異若能存又存道義出由此
或恐為氣掣不能以直遂

其三十一

未發

求中本非中體驗亦有病平平自存在正似磨垢鏡
或恐湛一處意馬忽奔逞

其三十二

觀際

未發何所觀必觀己發際人雖不及知顯見此為最
或恐千里謬由此毫釐界

其三十三

約情

五性隨感發任氣太熾張發初没下手發後始加商
或恐不知約性反鑿而亡

其三十四

直內

用處無將迎亭亭內自直畢竟空平體鬼神窺不得
或恐此差失終為天壤易

其三十五

復性

性該於精爽精爽由氣質駁拘昏明體濁蔽生人欲

或恐氣未變終焉性不復

其三十六 篤行

三德必言勇自修首傳誠思勇即曾誠其義皆篤行
或恐行不顧終作徒言鸚

其三十七 審言

無如出言易無如踐言難君子所以訥矧是係危安
或恐不之慎更取程箴看

其三十八 應物

靈明本自虛應物無假借妍媸各隨物喜怒何與我
或恐偏滯在我反為物化

其三十九 祭祀

此理甚冥漠有無難名狀不有誠敬至敢冀祖考饗
或恐如在地惟不役志享

其四十 父子

生我者父母莫大天倫首在子雖重輕其理無薄厚
或恐孝與慈毫分有差謬

其四十一 兄弟

同一父母氣兄弟我半身愛友與式好曷或計相倫
或恐生物我損此一心純

其四十二 夫婦

夫夫婦婦道夫和婦則順男女司外內百季宜敬謹
或恐燕私勝齊眉禮少損

其四十三

親戚

自我視子孫分我一人身推此念先意戚疎曷不親
或恐一膜外不推親親仁

其四十四

家衆

齊亦恕後能治平同一理一家獨安泰可見位育義
或恐少偏私終却乖衆意

其四十五

君臣

莫逃天地間至大君臣義非食生不生教我與一事

或恐義合地計官有無以

其四十六

師弟

學道是為師不學無師教有師事如一世衰知者少
或恐學未力不能明師道

其四十七

朋友

朋友義亦重君父列五倫以有切磋義為能輔我仁
或恐損益三不能擇之真

其四十八

持敬

堯欽湯日躋河南後發揮為學始終要表裏無不持
或恐少間斷公卒不勝私

其四十九

讀書

讀書非為文要致吾之知聖賢千萬言至理俱在茲
非書理曷窮非書我何師

其五十

讀小學

教法隨秦熅晦翁新編書儘是做人樣亦可終身符
小子受而讀願作坯子初

其五十一

讀大學

表章程氏始義理晦翁闡八目承三綱明新津至善
小子最用力冀不門路舛

其五十二

讀本末章

經說本末重別傳即其體實自有義意不從二家例
小子竊有疑晦齋何意改

其五十三

讀正心章

正心二字意通貫已未發未發沒着工只從發後說
小子讀或問說到未發悉

其五十四

讀論語

疑從諸子後得侍壇上春悅然不倦教如親聽諄諄
小子仰鑽切不覺舞蹈頻

其五十五

讀鄉黨篇

言貌動靜間愈細說愈密儘能看得盡如畫聖人出

小子學如何宜做敬字熟

其五十六 讀孟子

切切義理辨砣砣性善說最是拒闢嚴可見并秋殺
小子師百世萬古真英傑

其五十七 讀生之謂性章

彼認氣言性我以理辨析本然亦各具所以異人物
小子有所受晦翁章下說

其五十八 讀中痛

率修元是道大原本自天散合皆一理中以聖統傳
小子曷究竟義理儘擴前

其五十九 讀首章戒懼一節

戒懼敬字意元來通動靜若此不見聞專指靜時敬
小子非言耄敢引末章證

其六十 讀費隱章

費隱道體用俱靠形而上流行即是費隱固無以狀
小子察上下飛躍自宣朗

其六十一 讀鬼神章

鬼神陰陽靈本屬形而下為德以誠在須看成造化
小子竭心思訓詁已說打

其六十二 讀書傳

誓誥異典謨所同心與道師心不師迹千載可同造
小子讀撫掌衰世發歎浩

其六十三

讀洪範

九疇一五行八卦相經緯治平大經法九位叙初次
小子昔之箕臨共一歎歎

其六十四

讀五皇極

皇自建有極王道優蕩平不極只要平所平徒比朋
小子歎俯仰此意誰能明

其六十五

讀詩傳

民志風可觀王政雅正變駟言蔽三百懲創亦為善

小子讀刪後要免立牆面

其六十六

讀儀禮

三百三千禮理事所節則後賢病太繁其誰更通酌
小子曷敢議庸俟後聖作

其六十七

讀周禮

典謨至周備爛然設六府最是天官職用心如搏虎
小子竊更懼二王資禍斧

其六十八

讀禮記

笱噉二戴禮儀禮與表裏休言斷爛書自是古文字
小子敢歇後禮治天下治

其六十九 讀家禮

折衷古今變略文敦乎本誠為禮家要恨未再整頓
小子業最專疑變終難盡

其七十 讀樂記

周衰樂遂崩千載不復作人心已不仁鍾鼓豈云樂
小子受濂翁論樂最精切

其七十一 讀易學啓蒙

畫卦因自然聖人非意智二生四而八加八六十四
小子讀啓蒙學易此南指

其七十二 讀周易

義先示法象文後著流行其理同一天二聖次第明
小子讀仰俯自媿觀開成

其七十三 讀繫辭

上下廿四章斷例卅六宮氣機發濺地生意如化工
小子豈盡奧堪笑歐九翁

其七十四 讀程傳

說理樸實頭於易便沒意三百八十爻爻各止一事
小子何敢知晦翁言之備

其七十五 讀本義

易本主變易卦各包萬變隨事輒筮告此義曷不闡

小子讀本義所以又別傳

其七十六

讀春秋

天遣獨角生不禁憂時涕二百四十年魯史天子事
小子敢知罪憲章千萬禩

其七十七

讀尊周攘夷之義

春秋數十義尊攘最大義華夷判陰陽截然異其類
小子掩卷歎今日讀無地

其七十八

讀太極圖說

無形有至理天地以為祖統體一箇極分言萬各具
小子閒弄丸寤寐茂叔父

其七十九

讀通書

義理通大易文辭一古經洞見大源頭來世詔丁寧
小子燒香讀悅入交翠庭

其八十

讀兩程子書

著述惜無多義理語錄在真諄菽粟味正中包巨細
小子欽敬字直斷坤方大

其八十一

讀生之謂性段

告認氣而同孟以理言異先生從墮氣單言又兼指
小子誦晦評謂此最完備

其八十二

讀好學論

理氣性情論早已說明白出自太極說儘亦有來歷
小子讀莊敬先生真好學

其八十三

讀張子書

西銘明理一筆力服正公雖欠一大論何書當正蒙
小子欽禮教夫子稱關中

其八十四

讀擊壤集

風花雪月詠天機流動處乾坤入玩弄根窟閒來去
小子竊有恨兩程胡不與

其八十五

讀皇極經世書

彌綸天下事包羅百世業惜拋此力量空垂後王法

小子竊有聞外王內聖學

其八十六

讀朱子大全

富有罕今古宇宙大文字如地載萬物靡不有至理
小子望洋歎欲從末由已

其八十七

讀朱子語類

盛矣朱門人至哉先生教尋常日酬酢義理靡不燾
小子竊有計異同先後校

其八十八

讀近思錄

寒泉共成編四家精華萃四子此階梯為學備終始
小子常愛玩耍作金秤錘

其八十九

讀南軒集

孟董說義利先生大明辨豈但定世趨後學宜永勉
小子為之歎章奏不槩見

其九十

讀東萊集

浙東雖怪論干先生何有書疏多切磋晦翁許畏友
小子恨難作史學不可叩

其九十一

讀心經

本經皆至論心學大淵源附註擇不精儘亦多格言
小子讀爐薰肅然事天君

其九十二

讀退溪集

諄諄善論學朱書酷相肖沈潛義理府年高德彌邵
小子竊有疑理發不能曉

其九十三

讀栗谷集

氣發理乘說擴前未發義疊疊濟世策橫豎皆當理
小子願執鞭吾道其在此

其九十四

讀聖學輯要

範圍大寒編精切勝篁註為學上下同意實為人主
小子抱欲進庶幾吾王悟

其九十五

讀尤菴集

朱子全書後又一大文字義理如涵負文章亦拔萃

小子讀自少可使懦夫起

其九十六

讀九菴別集

感結 明主知出處以大義章奏密勿語字字皆血
涕小子讀一喟激昂意未已

其九十七

讀九菴續集

論禮汰繁末只從宗幹討談經厭穿鑿直擬正義造
小子讀灑然先生繼斯道

其九十八

伏犧

道自風犧著為吾儒鼻祖畫出畫前妙造化方圓寓
非圖亦自闡龍馬何異兔

其九十九

唐堯

道大無能名惟天惟堯則欽明表裏純光輝大放達
授受揖讓始執中該本末

其百

虞舜

道至頑嚚諧所以稱大孝垂衣天下治不顯之德效
授禹益三言如是謂可曉

其百一

夏禹

道成昌言拜功高洛水治子傳家天下天意亦非私
三尚最尚忠春秋冠夏時

其百二

商湯

四百五十季道又商湯在執中同前後征遜異時勢
忱臣詰釋慙定命又何奈

其百三

周文

道之所以純穆穆於敬止待他黃熟來有二猶服事
美演變卦位豕繫包至理

其百四

周召

道則元聖備追成文武德後世莫敢議制禮主宗嫡
同心召太保疾敬詰冲辟

其百五

夫子

道莫盛仲尼賢堯舜遠矣刪述繫十翼筆削謾托意

集聖以大成萬古吾夫子

其百六

顏子

道承為邦訓位造夫子亞春生認乾健一克己僂下
不幸死短命庶幾不日化

其百七

曾子

道獨得其宗蓋以一箇誠雖曰參也魯積學曷不成
試看其傳遠莫非有實行

其百八

子思

道到說未發愈微愈細剖看這標使者至剛能成就
後來貌大人蓋亦有所受

其百九

孟子

道高欠細膩比顏些麤有若論聖門功仲尼後此叟不憚拳踢露只欲衰世救

其百十

周子

道喪千餘載灑落濂翁出誠為聖人本直承性善說圖書不盡意兩程歸弄月

其百十一

伯程子

道看和一團千載後顏氏洞見道之體自任聖人以條例一番應無亦不緇意

其百十二

叔程子

道著巖巖峙千載後孟氏經天緯地學規矩準繩備湯敬叟發揮展也大君子

其百十三

朱子

道全備晦翁千載後孔子窮理以踐實敬則貫終始集羣賢大成經義皎萬禩

其百十四

黃勉齋蔡九峯

至若淡衣傳為是不絕學狀德編喪禮斯道不負托九峯傳書經斯文亦羽翼

其百十五

圃隱先生

至於鄭先生東方理學祖大義絕虜元經釋合胡註

莫欠第一義大節卓千古

其百十六 靜菴先生

至如男女分非誠曷能為君民堯舜志悲涼竹樹詩
恨無一言垂俾瞞我人迷

其百十七 晦齋先生

至如忘機書早已見頭顱莫言忠順事塞謫庶知吾
補遺一劄記非故貳乎朱

其百十八 退溪先生

至於巖棲翁契學淡且切不用先生工看先生不出
正見一累云非栗郝敢說

其百十九 栗谷先生

道有後朱子百代所瞻仰知見極通透義理大宣朗
理氣歸一塗末學知所往

其百二十 牛溪先生

至於牛溪翁松堂過庭兒文成服行高理義互質疑
廣川優孟語不過事是非

其百二十一 沙溪慎獨兩先生

至若我沙翁繼開是延平禮疑盡折衷斯文功孰爭
家庭小先生敬字工夫成

其百二十二 尤菴先生

道由溪潭溯義與晦承尼集羣儒大成允為百世師
衣書有所授斯道托在茲

其百二十三

同春先生

至如春翁姿金精而玉美純養李延平善講范太史
同德宋九翁出處無異議

其百二十四

老氏

惟彼老聃學無為為有為欲取必姑與歛然守黑雌
人生也自直胡閃譎詐歸

其百二十五

莊叟

惟彼漆園叟較聃自夸大道體說能高放曠太無禮

自棄名教外侮聖勘厥罪

其百二十六

釋禪

惟彼天竺教流遁入空寂絕棄大人倫迹上斷可識
禪學彌亂真高者益迷溺

其百二十七

陸氏

惟彼頓悟法衣鉢一字覺服儒心禪旨又異粗其迹
害甚蠹國姦非晦孰辨斥

其百二十八

王氏

惟彼致良知命脉江西來只主氣靈覺不從性上裁
本天本心訓昔賢大打開

其百二十九

歷代

天子地丑開人寅始鴻荒三皇無可言木巢皆荒唐
風姜廿六世不知幾千霜

其百三十

黃帝

逮至軒轅氏萬國尊天子干戈自此始將相亦云備
顓頊依鬼神高辛順天義

其百三十一

唐虞

逮至唐虞際文明當午會三皇後初盛以降夏無對
揖遜官天下執中與傳世

其百三十二

夏

逮至文命敷功德吾無間何至二世纔幾亾羿泥亂
赫業四百年南巢天命斷

其百三十三

殷

逮至朕自亳征伐一大變賢聖六七作遺風猶有善
帝辛雖無道人心終繾綣

其百三十四

周

逮至丕謨烈積德百年興文王高武王泰伯高文王
不振尚文弊不亾義之明

其百三十五

秦

逮至天醉日朕號并帝皇古制廢封并厥罪最焚阮

秦誓曾編書已知繼周王

其百三十六 漢

逮至赤帝子能知先後着縞素雖義舉奈非誠且直
由茲文武宣雜霸以為國

其百三十七 東漢

逮至漢中興規模差狹隘揖送富春客養得多名節
辟雍拜三老庶幾興儒學

其百三十八 蜀漢

逮至大耳兒仗義志興復王業一隅偏僅僅勢鼎足
誰云漢八寇大筆歸正朔

其百三十九 魏吳

瞞姦漢家賊分香肝肺知篡字故與子誰欺敢天欺
東吳復大帝南越同戲兒

其百四十 晉

逮至典午世其心路人知開承一初政小人婦人持
只問蛙官私不識劉胡兒

其百四十一 東晉

逮至晉東興偏安狃一隅中流誰擊楫恨無管夷吾
窓前雖拔去天地奈寄奴

其百四十二 五胡

神州久陸沈五胡傳幾稔先王盛文物痛矣腥塵染
區區晉君臣國讎全不念

其百四十三

南北朝

南宋齊梁陳北朝跣拔魏紛紛自稱帝中原尚胡騎
天下無正統一百七十禩

其百四十四

隋

逮至隋開皇始能統中原煬帝劇淫奢四海大悶冤
得失由善惡大器安能存

其百四十五

唐

逮至仙李唐懋功不懋德雖云萬目張醜差不足說

乾綱墜不振邦祚強鎮滅

其百四十六

周嬰

罪浮秦太后僭祚瀆天倫歐記非良史狄公亦失身
大義胡公正筆法紫陽真

其百四十七

五代

華夷互爲主紛紛自興亾唐明公天下祝天生聖王
五十餘載間五代十三皇

其百四十八

宋

逮至宋藝祖立國以寬大奎運盛儒賢用事但王蔡
調停致寇亂北轅灑雪涕

其百四十九

南宋

逮至泥馬渡臨安計始失金牌誤大事鐵柱擬離復
扁舟宋天地慟哭丞相陸

其百五十

遼金

耶律契丹餘完顏肅慎種入據燕代地自唐替至宋
雍稱小堯舜夷狄稟善共

其百五十一

元

霜露所墜地都歸忽必烈天地一大變古今真逆德
尤翁曰吾受無統例可則

其百五十二

皇朝

逮至我高皇一戎掃胡陋雲貴抵幽薊文物盡復舊
用法惜太酷國祚嗟不久

其百五十三

神毅二皇帝

於皇我神考暨我毅皇帝恩我再造淡義君死
社大尊周我先生禮據茅屋祭

其百五十四

清

氣數如日昃午會幾半過中原自五胡已多夷虜窠
長夜黑宰宰天意欲如何

其百五十五

東方歷代

檀君降太白當堯戊辰歲中原已文物此猶太古世

秦秦自荒陋茫昧無可諦

其百五十六

箕子朝鮮

周封殷二仁微宋箕東方微商生孔聖箕文啓我邦
聖統竟東傳于箕誠有光

其百五十七

三韓新羅百濟高句麗

三韓條起滅羅濟句鼎峙勁強隋唐挫侈淫義慈燬
三姓錯無禮統合竟羅氏

其百五十八

高麗

桓桓王太祖立國猶夷竺權姦代執命閭內全無則
王辛千古疑何據以能別

其百五十九

本朝

皇皇我本朝規制儘齊整盡滌夷竺陋一用中華正
周禮獨在魯殆亦天正命

其百六十

戊辰回軍

化家爲國日先明途順義漢高縞素同紫陽筆無媿
高皇大獎與得力再造地

其百六十一

己卯盛際

己卯我盛際濟濟皇多士小學以律身志欲三代治
東方千一會譖禍噫甚矣

其百六十二

壬辰再造

島夷屠八路玉輦過箕城天兵東渡沮七載寇亂平
極知再造恩實由事大誠

其百六十三

己亥獨對

歸自燕山後志誓大讎復幄對同德臣密勿天下榮
天胡不祚宋長泣志士血

其百六十四

甲申等壇

神孫繼志事忍得冤痛心壇高玉帛將穆穆齋誠忱
屹屹百世侯昭乎日月臨

其百六十五

制作文物

太祖 太宗世草創多不備 英陵首神聖制作皆

從此如文武未遲率由成王始

其百六十六

五禮六典

吉凶軍賓嘉加意謹嘗烝文祥以六禮盛宋亦未能
六典俱并井情法互降升

其百六十七

崇儒賢

置館集賢士設科取賢良徵召必以禮調用又非常
祀死以俎豆崇獎元無方

其百六十八

獎節義

聖祖獎圃老為獎死所事遂有六忠臣又暨三學士
後前踵相望卓乎崇節義

其百六十九

扶士氣

士氣國元氣 列聖盛扶植 狂妄碧松事 犯分守
闕哭惟恐氣 摧沮亦或獎 以直

其百七十

薄賦稅

貢地各厥產 租田結四斗 輕似古什一 正供民不疚
列聖尚節儉 國用猶贍富

其百七十一

整軍旅

莫善五衛制 一廢胡不舉 文成養兵榮 西崖開訓部
七百羽林設 惜乎同鐵柱

其百七十二

法久弊生

法初靡不美 久終百弊興 時移古今異 綱墜茲偽乘
六典俱紊挈 奈此陋危徵

其百七十三

良役弊

肅廟乙卯後 良役倍其數 黃口不免籍 白骨亦收布
哀哀我赤子 族鄰不自護

其百七十四

奴婢弊

我東奴婢法 開闢曾無此 雖至百千代 代為他奴婢
硬定貴賤勢 大故違天理

其百七十五

緇流弊

佛氏本異端 儒者素所闢 况去大倫綱 聖王宜教革

今皆避軍丁又甚害良役

其百七十六

上供弊

正貢本簡約何嘗始有弊件件燕山加倍倍光海際
謂係上供重因循不敢改

其百七十七

大同弊

貢案釐不得上面厚價計文成一斗稅不啻十餘倍
一節加一節布代又錢代

其百七十八

胥吏弊

府史胥吏徒宰相寵跟隨恃勢無忌憚官長視些兒
曹權任操舍姦偽自恣為

其百七十九

鄙俗弊

國無矜式師世罕修飭士云為樂放倒不憚循鄙俚
嗜利不嗜義世教日以墜

其百八十

學宮弊

郡縣各有校無邑無書院元無絃誦士徒然勤釋奠
甚作酒食場傾奪或爭戰

其百八十一

科舉弊

雖令工詞賦何益為國家况復取不公畢竟不才多
此輩又知舉鑑識蔑如何

其百八十二

朋黨弊

朋黨本非惡可惡小人黨善類相消長善椽國以喪
惡而又最惡反若無黨狀

其百八十三

窮則變

窮必變而通此理無今古如琴瑟不調更張乃可鼓
不變今日法至治何以措

其百八十四

易風俗

不教何能學不學終鄙卑宜申庠序教使各自修爲
果能習尚變自然風俗移

其百八十五

鄉學法

復設提督官督郵俾兼帶必用經術士文蔭擇其最

周行驛屬邑學行以教誨

其百八十六

京學法

大小學官選經學名當世選士替受教行宜先文藝
京鄉歲有薦用以士林勵

其百八十七

復賢良科

遵依己卯例各薦賢良士見識行誼具又聚大庭試
明經間式年登庸特別異

其百八十八

改科舉法

夾牆隔千間會試設於此間各置舉子使自盡其藝
工拙即易見庶可得拔萃

其百八十九

一淑一慝際判如白黑分一毫私無間舉直錯枉焉
大變小即革歸極真平平

其百九十

嚴叔隱

蔡確以詩論晦翁不是云至論扶抑義反復短忠宣
陰陽淑慝際固宜嚴其分

其百九十一

卞小人

只知熙豐人皆為小人類不知元祐黨未必皆君子
辨察當如是晦翁有此議

賀金士凝回甲生朝

己巳初秋盡六日歸堂老友是生辰人間甲子初回
地盃上韶光百歲春少日江門高蹈士晚季林壑自
修身白頭淡契岡松祝更祝彌高彌邵人

崇禎再壬子與諸生乍會寒泉口占示諸斯文
先生道與壁爭高兢戰工成累積勞後學先須看密
處不然那得做真豪

宋聖休

題相

經月相守而歸題詩以別

大學西銘纔月更體仁能復反身誠半年和靖辛勤
業瞥瞥地過恐不精

濂溪圖說靜為先康節當年坐百源閉戶窮經惟己

屏溪集 卷之三
分清心能制少多煩

追挽田君雨祥

牀畔盆花忽見開一枝知自故人來故人己沒花猶發物固無心我獨哀

何處得來好箇人風流湖海丈夫身極憐長逝應難瞑誰慰呼號白髮親

金生

碑

成茅屋數間名勝無窩請一律聊賦之

得志堂高亦不爲玉川於分數間宜非如露地驚殘睡肯羨鉤簾繞賀飛宿靄蘆坪迤近遠樵歌荻茁上嶽崎有無勝負何須較舒膝悠然卧夕暉

舍弟雄城之行數千里相別平生初遭歸卧山

齋益不勝寥廓追成近體以寄

時平未覩狼烟驚學士如何出塞行修攘不徒言議講關防宜亦事情明要兼頗牧能籌策豈待終軍必請纓慎簡丁寧知有意佇看方略上金城

樂民樓下萬橋橫會象臺前列岫呈廣野襟開千里勢曲欄詩就百季情儼如仙府蹕躑出悅似禪家現化成足目未曾經兩地憑君要聽畫中聲

天下摩天嶺最高羊腸百折逼清霄山連長白千峯勢海闊扶桑萬里濤大雪北來觀獵快五雲南望悵

神勞壯遊今復輸君去自笑書帷但繼膏

崔雲路 斗達 相守過歲聊得二絕慰旅懷

鄉山千里杳關河一念慈闈喜懼多知有尋師遊學
意奈無資汝寶歸何

吾道元來大直方勉君新德共春長親心所願惟茲
在歸對慈顏喜可量

庚午元朝述懷寄示南塘翁

春到牀梅落盡餘罇前千感集紛如百年未了朝聞
志勉與諸君勘架書

畎畝臣猶祝 北宸 君心陽德與俱新士論朝議

無乖忒共造非非是真

題觀海堂

仲尼夫子乘桴意玉貌先生東蹈心傷世又誰明大
義坐觀溟海整危襟

觀海堂次主人兄弟韻

幾盡關東閱十洲勝觀無若一鰲頭繚山為帶真奇
格截海成湖是別區島岳晴光連嶼動鯨波遠勢與
天浮百季未了滄洲約惟有汀沙雙白鷗

挽孝子金光纘

何限嗟傷賢孝喪不勝喪又益堪傷嘆天獨此胡無

厚澤集 卷之三
愁惟善靡徵定莫詳一理君親誠代某終身溫清行
循王應知採訪 重宸聞佇看闔旌大字煌

次觀海翁韻

仙遊憶上李膺舟掇拾春華踏十洲襟抱百年臨海
闊榮名當世視雲浮聞情叫月憐汀鶴機事窺魚笑
渚鷗敢說行藏惟我爾生平已覩大顛頭

次贈成善甫

守明

兼示讀中庸諸君

費隱看從以上形氣中言理性能明粲然三九歸於
一盛矣鬼神顯是誠射者如斯反諸己風之有自謹
庸行須知變異求同業百倍其功庶可成

次贈朴穉臨

星煥

所示其舅氏別韻

明窓開卷坐爐烟神氣旋看自肅然知得止時心得
定何憂外面物爲遷

牀梅欲發和茶烟悄悄離愁正黯然半夜孤吟悵悵
久竹窓疎影已西遷

舟遊新鎮坐凌虛臺

雲際然疑指岱岑滄溟萬里漭古今幾傷當日乘桴
歎僂起千秋蹈海心島瞰嗚呼肝欲聳波連甲串恥
猶淡朝天舊館巋然在誰額存羊感涕淫

次贈李泰以

錫亨

入人心活化可以為堯同操此能存此其要敬字工

冬至夜金景休奎五阻雪不得歸私次同宿丈

室曉吟二絕誦以勉之

虐雪徒然閉壑岑釋陽動處見天心須從夜氣看萌

善為舜由茲可不欽

物理猶難揣寸岑况乎操舍最難心索馭丁寧垂戒

攀大堯光格此先欽

洪幼萬李聖章商翼金幼道砥行金汝四李景

稷周翼趙士仰崇鎮諸賢以余今季七十為具

酒來餉姜昌叔七興朴士謙宗光孟汝和叔春

李興五翼明金伯源宗淵五斯文同會酌我而

洪伯臣柱宗隨幼萬至家兒亦在傍竟夕歡話

聊得三絕以酬之

山齋講罷雪千林罇酒從容禮以斟就養多慙一事

意各充曾負飲河心

非我為師師有道求之黃卷有餘師栗翁開發九菴

正閩洛歸來捨是誰

釋氏本心聖本天河南旨訣紫陽傳氣心理性分同

異離合看來便朗然

心靈性實孰非天流異原同信妙傳釋氏聖人殊

本處只分同覺與同然

金砥行

為示幼道要題軸末兼示諸君

氣質本然心氣言儒禪殊道就中分二家作本非如

此又異程朱所以云幼道元來於心氣上分本狀氣

以為釋氏則主氣質之心聖人主本狀之心此所以
為異竊謂二家所主而為學者實有心性理氣之分
程朱之意元自如是矣
豈可並論於氣上耶

其二

靈覺心從妙處說謂之氣質恐全非况吾天字專言

理雖曰本然氣不宜釋氏之本於心者實主神明靈
覺之心若如幼道說而本於所

謂氣質之心則亦非釋氏之實事也况聖人之本天
天即理也堯舜禹相傳者中中者性也孔子曾子言
明德無極而太極程子思言天命之性孟子言性善
濂溪之無極而太極程子思言天命之性孟子言性善
以仁義禮智為本吾儒之學謂之理學者此
也今日其本者心氣之本狀則恐大不狀

其三

鄒賢所謂心同然直指心之理義言真是秉彝好德

意單氣心上不容論孟子非從性善流出來所謂心之所
同狀既自曰心之所同狀者即理也義也
此同狀之心豈置以單言氣之心言之耶

其四

心靈氣賦心皆異性實理成性本同理故能純氣故

雜認分儒釋所為宗聖人之本天釋氏之本心者其
體段本如此而程朱之意亦如

屏溪集 卷之三
是矣後學之取舍從違其不於此判着耶

其五

主心言性性言心純雜從他互更尋若就良心氣性
看心純性雜或相參如氣質之性主心而言性故性亦有善惡如良心明德之類主性而言心故心亦純善

其六

直指稟初言色相性純心雜自分明源同流異惟論
性以此論心合改評性理也聖凡皆同而乘氣流行則有善惡之不同固可謂源同流異矣心氣也聖凡之心自其稟初而異不可謂源同也

其七

覺與靈并俱是氣喚心謂性聖凡同禪家為本非吾
本指異同之局不通虛靈知覺即心而自是氣也釋氏以靈覺為性此朱子所謂作用為性者也以靈覺謂人皆同而本於此故云云

其八

性雖純善無為爾作用惟心宰一身能宰又能如性
善聖何不本本於天性雖無情為無作為惟善故為之本矣心若如性之善則既能作用而為一身之主宰人何本之而必本於無為之性耶

其九

盛性敷施心所為心如盡善本之宜聖人何故關之
廓其弊又何自恣歸生知上聖所稟清明純粹故其精爽之為心聰明睿智雖從心

所欲不踰於性善亞聖以下則皆省察操存而用力
克治使濁變為清駁化為善粹能不違於性善此吾儒
之法門也釋氏以靈覺為善而本之
故其弊終至於倡狂自恣之歸矣

其十

路人與舜性同真異處惟心氣不純若又是心能盡
善古今天下聖人人者性與心耳性既本善無聖凡
之別人心又作用之物而如性之善與聖人同
則人人皆將為聖人豈有為凡人之別耶

其十一

心是天君若盡純譬如堯舜作之君莫言揜蔽皆形
氣工繇寧干聖化淳心為一身之主宰即百骸之天
君也若果謂之純善則譬之天
君便皆堯舜矣今言心本純善而其一切為惡者皆
由形氣之揜蔽而狀心既為君則自可作用而為善

豈復為形氣所蔽為不善也以堯舜為君
其果四凶用事而敢害唐虞之聖治耶

其十二

氣異理同溯本言性純心雜自其原聖人教以治心
雜必使循夫命性純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
而氣異其體段本如
此性理故本善心氣故本雜亦其自原初而如此聖
人之教人也必使治心之雜以率其本狀之性善也

其十三

或謂稟初凡聖異三希何地著修為是心體段惟靈
活變異反同只在茲或者謂心若自稟初而不能純
善各自有清濁之定本則賢愚
不肖雖有許多修為之功士而希賢而希聖何地
可能此不朕心是箇靈覺活化底物稟生雖無清
濁粹駁之不同其濁駁者亦可以循夫純善之性故
皆能靈活而變化亦可以循夫純善之性故中庸章

句所謂變其異而反其同者此也異者心也同者性也潛翫則可知爾

其十四

心之能處是云才循性敷施善可為猶有濁清由氣出孟程同異晦商裁才者心之能運用做事底無論心之清濁粹駁皆能運用做事

故孟子性之善而活之能運用做事者無賢愚皆可循此性之本稟處言之以氣清則才清濁則才濁固其言之各有所主而異矣 狀晦翁言程子為密則才之能實心之靈覺而明矣

其十五

或疑清濁稟初分未發心清那得存稟賦流行地頭異有時能湛有時渾濁者又疑人之稟初心各有清濁之分者程朱已言之明矣

聖人同者何以者之此亦不狀清濁之分指其稟賦而言禾發時清湛指其流行而言稟賦雖有濁候之相雜也或全清也或全濁也其不以稟賦之有清濁相雜也 或有清湛也明矣

其十六

心是正通分上精未論清濁自能靈忽如此復忽如彼惟有清時未發成心之為氣無論所稟之清濁自是正通分上精爽故無不靈活

不如形氣之一定不易是以流行之際忽如此而忽如彼清濁無常而非未發必清必於清時而未應事未始為矣

其十七

或云合理始言心單氣言心謂少林此恐稟初元體

上商量區處不之淡

或者不可云合理氣狀後始可以言
氣言之者反斥之以禪旨此不知之論也心固有心
性言之之時狀分言其本體段則分明理性氣心
各有所主此特其不曾致
詳於名目上本色而狀也

其十八

不知知覺氣之靈靈覺惟心自可名何但合言為病

敗合時要氣必純清

朱子曰知覺氣之靈靈覺是氣則心
耶心是靈覺而靈覺是氣則心
之體段只是氣者夫何疑乎惟其合性言心者不但
不見於本色體段以其性善而必愛顯氣而純善也
此其為病非特
為合言之病也

其十九

或言人物理無異既曰理同性亦同性字惟從形氣

說須將其異見同中

或者之言曰萬物一原理無不
同而性即理也則人物之性何
於形氣而為我之性也從二原
隨形氣而言則不可也此所謂
可謂之性同則不可也此所謂
其同者也正
明著眼處也

其二十

一原天命何嘗異賦與形形各自偏蜂義虎仁得之
少不如人性稟來全

以性則牛得理之順而為耕之性馬得理之色各受
為馳之性蜂蟻虎狼各得其仁義而為性或問中庸章
句人各得健順五常之德為狼之性意朱子曰牛之
性順馬之性健健順五常之德為狼之性意朱子曰牛之
義五常之性也但稟得性少不如人
之稟得全觀於此可知性理之分矣

其二十一

又疑言性於形氣無或橫渠不性歸氣上單言兼氣
異此間正好極商之

也性字從心生性理之在形氣上者謂之性也此亦不知之信
釋天命之性曰氣以成形成理亦賦焉者此也就形氣
上單言則此本狀之性與兼氣言狀後始有善惡此即
氣質之性也氣上單言與兼氣言之際正好極商
也量

其二十二

氣上單言是本然鄒賢性善即單言魯論相近兼言
性合處始看惡亦渾

孟子言性善實就入身上單言
之性是兼善惡而言即氣
質之性也詳觀則可知矣

其二十三

逐形同異性同異牛犬不同馬馬同兼氣人人各自
異溯乎一本理之通

明道論率性而曰牛率牛之性
不喫做馬底性馬率馬之性不
喫做牛底性朱子亦以牛耕馬
馳為牛馬之率性蓋
知形同則性同形不同則性
不同矣性而至於兼氣而言則
性善惡並而人亦皆不
同矣狀溯究乎一本則人物各
異之性莫非一理而
統體一
太極也

其二十四

論心論性兩端盡知者見之將謂何縱使言言說得
當不如行處小無差

其二十五

屏溪集卷之三
魯鄒言直河南敬後有闔翁盡發揮精一工夫無外
此庶同諸子百季期

挽金君德文

淵源巴谷在詩禮
巖巖傳侍疾今孱令居喪昔大連
講帷花已晚山堞月孤懸
十載成存沒霑巾淚欲漣
挽玄君載重

前月裁書汾水潯
回音待處得凶音
良姿庶冀能成就
此事嗟終遂古今
縲血應難長逝
瞑孤啼堪折路
人心生焉一死何須憾
蘭早秋萎惜最淡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

屏溪先生集卷之四目錄

詩

題王母奉獻蟠桃圖拜呈友人李治伯大碩人
九十四歲貞夫人洪氏牀下

緯協二兒與諸君八龍瀑看花舍弟占得一絕
余亦次其韻

宿永興寺

次林溪尹學士集贈職改旌韻

司諫任公起甫震夏之亾不得以文字伸誅茲

將五言四十四句詩讀于靈筵一慟之

途獄鴟張不勝驚遲進詣畿甸止宿趙忠翼遺

亭次板上韻以示意

渡甲津登鎮海樓

拜牛渚書院

牛渚留別沈信夫 朝

乙亥臘吉夜金景休成汝厚 鎮坤 玄子順 載健

成善甫趙穉升 應龍 自講席歸共次朱子韻

以示奉次茲用勉旃

三淵金公作葛驛雜詠百餘篇無所不言而其

義理有不能無疑者拈次以俟知者云

次寄舍弟和明允韻兼示李君執 東允 洪克念

章游

追和黃載之 大厚 所示泚社閨九詩韻

權亨叔 震應 築小室於寒水齋下集中州人善

筆揭江山軒三字為示二絕要得和音聊次

寄呈

又得別韻聊成一章

為哭親諱往溝衙路由王津宿趙氏夢賚亭

金山寺樓次谿谷張公板上韻

凝香閣得香字示兒子仍要諸君和之

禹金窟

笠巖山城

筆巖書院次清陰先生韻

得別韻更賦

黃山書院得短律一章示講學諸生

至大興郡北分歧送幼萬口占以贈

追挽李司諫厚而

敏坤○並小序

賦金汝四嶠南十六詠

次汝四和示晦翁三絕韻

生朝章台與諸朋拈韻以志喜聊次之

是夜茶罷家弟石門子與諸朋共拈朱子詩

己卯燈夕甲兒欲作懸燈會膝下久不見小兒

戲不覺喜聞而許之茲書二絕

次家弟韻賦近日所講未發中時氣純善說

己卯臘月即余登筵之回甲也自不無感舊之

懷適家弟石門子有詩來用敘此懷次奉之

夜家弟與安晦之來宿久菴拈農巖韻共賦

除夜與家弟石門子守歲久菴拈尤菴先生除

夜韻共賦

兒子移 除丹陽諸朋皆以詩送之余亦不可

無詩口占一絕贈之

景休克念未發時氣清濁之說有未契曾賦一
律示之二賢次來猶持舊見又拈別韻示之
兼示幼萬

宋綱汝要聞心性名目義理以為實踐工程茲
賦絕句十二章以示之

鄉射禮詩 並序

至黃江詣寒水齋拜真幘拱手久立感懷自倍
退而有詩

自忠州至丹陽記行

太守隨我共入巖棲一宿而去戲書一絕以贈
上仙巖敬次寒水齋先生韻

玉笋峯

寒碧樓

權亨叔為校整先師文字來會溪上將歸書贈

三絕

次寄健厚孫讀孟子詩韻

除夜在王父墓下

與家弟訪仙岳主人士凝潤甫晦之亦至共拈
次簡齋韻

今季洽滿八十北鄰安晦之李治伯亦皆八十

并鄰大耋三人亦奇事晦之治伯各以一律

寄來相賀次其韻各奉一律

敬次尤菴先生集中八十歲自警吟

送金景休還家

二月十日孫婦初度日書此贈以勉之

石門子以邦禁久斷盃酌因茶思飲有詩次奉

盆梅早發方喜相對聞香以一絕忘拙先唱

臘月初五余初度日石門子賦絕句志喜前二

日 上遣近侍來宣疏 批以知心為 教

恩諭隆至且舉余之師傅石門桂坊時事道

舊慙慙石門又以二絕各言此事送示茲步

以復

壬午除夜石門子為參 賀班西上未還

癸未上元夜獨坐玩月有懷石門子

沈病匝月神氣甚昏嗒三月二十二日曉夢得

一句詩仍足成數句示家弟

更以前韻別次幼道詩示之

送李學士仲固 得培 書狀日本

從子心協以高靈宰歸覲為書其次大人石門

台送行詩并原韻以示之因次贈勉之

張垂天

九翼

別三載來訪旋又告歸得一絕以

贈

詩誠

並序

夏以三絕系之跋文之下要石門台和而書之
除夜感懷

姜善鳴

鳳陽

適以除夜詩送示為書足朱子詩

絕句因此餘意步其韻以復

甲申三月十九日即

毅宗皇帝殉社之再回

甲月日也家弟石門台適留靈川風泉之感

無地寄寓賦近體一詩送余要和却次以寄

感懷

並小序

今日又是甲申冬至日慷慨有詩為示石門

又得短律感吟

病卧見石門次家兒賦雪韻追步

李僉樞

治伯

輓

臘月初五日即余初度日也石門有詩奉次

元月十一夜雪月滿山襟懷朗然走成一絕奉

示石門

乙酉正月十七日家弟石門子晬辰也兩家內

外老少皆會得絕句志喜

家弟石門晬日才過為具湯餅數器往臨歡話

石門以絕句志喜以示奉次

健厚論心字義三絕押九心字來質次其韻以

示之仍使約兒李婿述之

牧永

共相講討先

識其大體也

家兒約沔陽倅金定夫

鍾秀

將遊看月島以舍

弟石門子所贈一絕示之走次送行示定夫

金景休匝月相守經歲告還次石門子贐行韻

贈以益勉之

丙戌元月廿日追設石門晬日小饌石門更步

家兒去臘所次晦翁壽母詩韻少輩次第奉

和顧余雖耄老癯病獨不可已追題軸末

去年冬 上受 王世孫進爵因 命宰臣以

下侍從臣及外邑守令之有父母者皆令設

宴稱壽高靈為成近體一律求和於座上諸

賓余不可無語聊次其韻題之軸首云爾

送緯兒歸林川任所別意不覺悄然吟成一絕

示石門

余之晬日在月初兒子用俸餘設小饌供之靈

川適來會又以官供設於翌日耄老兄弟連日同席歡話亦不可無志喜叟占別韻

又以一絕戲示

上元與石門坐西棣檻望新月

奉次石門子八十吟

暮春上旬送兒子與景休綱汝諸人玩春玉溪

孤吟一絕書以待歸

酬石門八十壽盃詩

題李僉樞治伯回卷宴席詩後

屏溪先生集卷之四

詩

題王母奉獻蟠桃園拜呈友人李治伯大碩人九十四歲貞夫人洪氏牀下

龍車羽蓋彩霞輕王母蟠桃手數莖天上三千季結子人間一食可長生

緯協二兒與諸君入龍瀑看花舍弟病不能先之孤卧梧軒占得一絕以俟其歸余亦次其韻示諸君

春盡潭崖長碧蘿遊人去入白雲阿萬壑清香歸滿

袖也應隨處帶山花

宿永興寺

三日雲山在倦遊上寺門千峯秋色醉萬木鳥聲喧
靜見天機作清知道氣存峨嵋半輪月留照此乾坤

次林溪尹學士

集

贈職改旌韻

寧蹈魯連萬丈濤尺封淡恥帝胡臊眼前只看輕生
死身後非要有寵褒大義春秋夷夏辨名聲日月泰
山高兩孫炳節承賢祖旌下吾曾肅粉袍

司諫任公起甫

震夏

之亾不得以文字伸誅茲

將五言四十四句詩讀于靈筵一慟之

人間七十歲相識幾千人惟中鮮已久民德多不均
善惡斯紛夥衰世善又罕嗟嗟自公亾善人不可見
伎剋世為能公心仁厚存夸毗世爭名公行本實敦
僂儂世自賢公德醇靜以天真任自然不要人知己
朋儕少我識知遇詎望假低徊多抹撥天點終靳
下枳棲二遐邑位止少諫議人須莫咨嗟我自不以
恥二弟俱白頭膝下婚嫁畢人生此至樂昕夕情話
悅其誰較分數彼失與此得天之餉於公而厚非是
薄然公世欣憾生不切切焉况今已蟬蛻萬緣都茫
然人咨人所豔俯視應莞爾今我以詩誄謂亦且謾

否居然卅載交萬事歸陳迹怛怛後死悲曷不一慟
哭

途獄鴟張聞有 宮城扈衛之報不勝驚遲進
詣畿甸洪幼萬從止宿衿陽地牛陂趙忠翼遺
亭瞻拜遺像常欽尚末年樹立次板上韻

曾將行止視絺裘更就 君恩作逸休即是後來拚
一死認由當日識先憂林間只聽相求鳥壘上猶看
昔問牛遺像肅清莊一拜百年江漢挹風流

渡甲津登鎮海樓

一夫能守雪斯頭雖萬龍胡可渡不是處如無為虜

辱三田寧有下城羞莫言豎子何渠責各薦兒曹痛
廟謀 皇祖回軍義全墜敢歸天數實人由

拜牛渚書院 重峯先生所享
在金浦郡西

春秋讀後識先生義大尊周皎日星七百人爭同死
事曠歛何獨舊田橫

先生尊仰自尤翁東國方知有重峯節義元因問學
遂是真百世大師宗

牛渚留別沈信夫

相離可但攪愁懷自勉言宜為君裁雖能明理私猶
蔽性偏難克克將來

乙未臘吉夜金景休成汝厚 鎮坤 玄子順 載健

成善甫趙程升 應龍 自講席歸共次朱子韻以

示奉次茲用勉旃

靜坐空山閉戶淡一燈方冊儼相臨終宵講學知何

說萬古淵源此箇心

視爾羣居點檢淡不遐上帝儼余臨寂於無事昏跳

易獨地嚴師是己心

三淵金公作葛驛雜詠百餘篇無所不言而其

義理有不能無疑者拈次以俟知者云

命處雖同受處殊說形上異說形無本然亦與形同

異三性其終不異乎

淵翁本主人物同稟五常之說此詩天衷均賦云

云亦此意也塞指物而言昏指人而言既是人則

其性堯舜與路人一也堯桀之性同孰不知之其

特舉紂桀而謂無太極乎者以紂桀之實有五常

而證物之亦具五常也已是不然而亦緣不辨乎

太極五常立名之所以異而然也朱子曰論萬物

之一原則理同觀萬物之異體則理絕不同蓋一

原之理同者一本也異體之理不同者萬殊也萬

殊之理即異體各具之太極也統異體各具之理

卽一原統體之太極也天命之謂性一句程子以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分言之單言理則北溪所謂理是天地間公共之理也不涉形氣而言故無不同至曰性則亦北溪所謂性是爲我所有之理也就異體上言故不能不異是以朱子釋命性之性以爲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栗谷先生亦曰理在氣中然後謂性若不在形質之中當謂之理不當謂之性也從古儒先非不知性之是理也而其以理與性必分別言之者豈非從其地頭以所主而言者不得不如此耶性字從心生性如本然之

性雖單言理者旣曰性則其爲異體上各具之理而絕不同可知也今不究性理之別只曰性卽理也禽獸草木同受此理而爲性則通天下一性也仁義禮智豈有人物之殊耶此似一直痛快而全無曲折以一原所同之理而各就氣上名言則陽上名健陰上名順於木稱仁於金稱義各有體用自不相混矣有問中庸章句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之義朱子答曰馬之性健牛之性順此健順之性也虎狼之性仁蜂蟻之性義此五常之性也但物則稟得來

屏溪集卷之四
少不如人之稟得全以此言之人物所稟得天命之性其有偏全之異者如此必曰理同故性同不止堯與桀同昆蟲草木之性亦與人同此不但有異於上所云朱子之意也孟子亦嘗開口便說本然性善至答告子主氣言性而謂之同則極言犬牛人三性之異以折之三性即常言之本然也孟子所言本然之性非不是單言理也而性是隨形氣名言者三性固各不同蓋形同則性同形不同則性不同犬與犬同牛與牛同而犬與牛與人則皆不同此固異體之理絕不同故也今又曰人物

同具仁義禮智之性而以其氣之異故不能行仁義禮智之道亦大不然朱子言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犬牛人各率其性而各爲其道也此人率仁義禮智之性而爲父子君臣長幼夫婦之道犬率吠之性而爲吠之道牛率耕之性而爲耕之道者也朱子曰牛耕馬馳牛馬之本性使馬耕而牛馳失其本性若果犬牛率此仁義禮知之性而畢竟爲吠耕之道則其可謂各循其性之自然耶明道言牛率牛之性不喚做馬底性馬率馬之性不喚做牛底性

此真各率其性之意也豈有率人之性而為物之道之理哉然則體與用不相該不如形與影之無不同也豈有是哉以淵翁卓絕之才超詣之識偶於此失其照勘平日論性如此詩者類多誠可歎也

禮是本然之性一用為儀則踐行難毋將下學輕看去德業何曾捨此完

儀文無怪少多疑先後工程自有規四勿熟時能復禮為仁不待知而知

無某工難看某云小知皆欲妄紛紜此由未盡知朱

子孔聖後生一聖人

朱子後孔子也孔子之義至朱子而大闡朱子亦自言不用某許多工夫看某底不出朱子之所闡明者後學亦難覩得盡到世之稍有小知者妄自擬議至或曰朱子獨知而我豈不知擅改朱子詮註背悖斯文者前後相續先正為是之懼以為朱子之後義理大明朱子所明之義理實無違於聖人之義理惟當講明朱子之義理以盡乎聖人之義理也其悖於此者異端也其衍於此者剩言也

天明以下非先正之言一如此也其意蓋如是此蓋尊衛朱門痛斥其背

屏溪 卷之四
悖之類也非謂朱子之後則大學格致之工要
復云爾休窮格三字全非先正本意也且此詩義
理無窮千差萬別云者其謂朱子之後義理猶有
所差失而不能無待於後人者耶如此則不可謂
真知朱子也後學亦不可不知也

次寄舍弟和明允韻兼示李君執洪克念

經冬一牀書閉戶千山雪諸朋共麗澤好意日挑撥
心體妙不測孰謂無入出如欲操而存必先私意遏
雖無惡慮發終難浮念絕工夫易間斷念念毋墜失
最是華夷恨百年屈此膝問學雖主晦大義媿麟筆

惟與講此義共俟河清日

學問主朱子事業以孝
廟所欲為者為之者即九

翁楚山遺訓也
十五六句及之

追和黃載之

大厚

所示泚社閨九詩韻

幽懷無處不宜寬再作重陽亦足歡節晚黃花欺蓋
暈秋晴白髮集衣冠星臺葉盡雲容闊泚水風高鴈
影寒吾老未能爭席恨奇遊好把畫圖看

權亨叔築小室於寒水齋下集中州人善筆揭
江山軒三字為示二絕要得和音聊次寄呈

先生二樂舊江山寂寞空齋歲月闌幸有賢孫遺緒
在殘書終日掩松關

屏溪集 卷之四
道如川逝德如山千古傳心水月寒今日羹牆無限
慕遺編義理淺淡看

又得別韻聊成一章

華人健筆此江山三字軒楹揭作顏一脉認尊中國
意義皇遺義涕堪酸

心緯作宰金溝署經未畢 上以秋務方急召
見諸守令使翌日辭朝 上問心緯汝將何以
治民心緯對以臣不曾經歷未及料量豈有可
以仰達者但區區素心凡於國事惟思誠心以
理之也 上良久曰思過半矣然誠固難矣竊

伏念 上教之思過半矣者獎諭之也繼又以
難矣爲教者實更勉之也心緯其知之否今汝
覲我將別余謹演 上教末叙別懷得絕句九
章勉而送之誠之一字汝旣告之於 君前事
事誠實其難其難果如 上教汝或行不顧言
己是自欺不但使我之冀汝者墜虛其負我
聖上大矣須猛省念勉之勉之時丙子長至也
筵問汝何以莅民遂將誠字告于 君其思過半猶
難矣 聖教聞應若劄身
如傷若保在推誠感及豚魚况有情然且真難十分

做汝其隨事不容怠

不教而治是罔民非誠以教曷能新即今物則全然

墜小學先明在五倫

獄訟非誠豈辨疑死生情偽判須斯一毫私意尤難

着公直做來其庶幾

非明雖猛不生威清慎自持可庶幾若是無誠皆是

偽至愚而神豈欺爲

家世文翁儒化著藹然誠意入人深先思自勗宜無

忝尤爾 王言猛着心

行上論之誠莫重誠之又必以知先未知事理徒誠

實去善爲非亦不難

送汝湖南爲縣去路程知僅四分千此行非是難爲

別征馬蕭蕭忽悵然

層冰積雪北風天征蓋翩翩鏡水前幾日凝香行李

稅書回我始可安眠

爲哭親諱下往溝衙路由王津宿趙氏夢齋亭

再尋湖上閣鄭重主人情攪枕波聲大登盤雪贈明

緬懷秋浦老弔古義慈城鼓柂西江去風和四月晴

金山寺樓次谿谷張公板上韻

丈六三金佛百千億化身靈乎無奈燼舊矣已樓塵

溪吼幾經雨林香纔送春肩輿上隱寂嵐重襲遊人

凝香閣得香字示兒子仍要諸君和之

職事縻之不入衡居官何得惱風光敢忘 筵席誠

心對大半云為簿訴商從古元非民悍隱至治惟在

政馨香明新不與同流俗宜讀魯論器小章

禹金窟

千年禹穴又吾東萬國真疑此會同北望中州空雪
涕腥塵何處是堯封

笠巖山城

外險內夷真可守且當蘆嶺大要衝兵糧時積雖能

足貞丈非人等是空

筆巖書院次清陰先生韻

河西金先生所
享即長城地

先生百世可為師出處惟常不是奇非若一時慷慨
做皆從道義學而知

得別韻更賦

季季痛哭萬山中千古哀冤徹海東竹石貞堅畱繪
事君臣知遇寸心通 萬疑外

黃山書院得短律一章示講學諸生

千載斯文道統尊祠名視昔竹林援周誠程敬元同
貫禹受堯傳即本原百濟江長巴字勢先生亭古卦

交存汀洲采采將誰贈極望西風浪自翻

至大興郡北分歧送幼萬口占以贈

駐馬歧途欲別離臨歧別有歎歧辭不須浪自多歧
泣直恐斯文道又歧

從心所欲不踰矩矩性也聖人之能事不出於心
性戒懼慎獨以率性戒慎心也學者之極功亦不
出於心性心性義理源頭於此差毫則必謬千里
思孟以來憂之淡慮之遠者實爲此也朱子論發
育萬物之道而曰惟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
者而其性爲最貴今以最貴之性降同於物此人

獸無別也蔡氏之傳演朱子太極圖說之註以爲
惟人得其秀而靈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靈者
心也聖人得氣之秀之秀則其心之靈之靈可知
也今以靈與最靈同歸一科此聖凡無別也是非
語句間文義不同之比源頭義理有此歧異之論
豈不憂慮之淡耶茲書數行於篇末以示幼萬幸
以示汝四克念夢瑞景休今日可與語此者惟此
數君而已益覺吾道之孤也可歎也爾後三朔八
月吉日追書

追挽李司諫厚而

敏坤○並小序

心

司諫李公言事忤 旨譴謫北塞至昌道驛店夜
遇火竟歿於灰燼真千古傷歎而 聖世之一不
幸也士友聞之莫不慘沮顧此病伏窮山其葬未
及致挽忽聞祥期回薄撫念平昔契誼傷悼之極
不忍終無一言茲書此遙倩工祝一讀於筵几之
前靈其鑑否嗚呼悲夫

千古哀冤氣作虹中宵直上斗牛通湘潭憔悴猶難
見楚些嗚嗚烈焰中

識學勘從有道於事 君忠節此權輿死生休戚宗
臣義顛沛從容我自如

英靈挑出寢傍兒斂燼餘身事亦奇紺岳山前歸襯
日雪天號哭使人悲

林崖一見又屏溪阜蓋來時日欲西經說時憂長短
語祗今含涕意悽悽

賦金汝四嶠南十六詠

爲誦平日自警之意冀汝四之揭壁而用勉
焉兼示嶠南主人李聖章景稷從兄弟座下
蓋與奉勉汝四者意一般也僉其省念焉

九浦歸帆

風帆乘潮上來商何郡郎况吾四民首常業敢云忘

長川暮林

漠漠長林暮倦飛各返棲嗟爾漏行客可以鳥不如
巨橋行人

斷續虹橋窄日行千萬人平平率性道何事無人循

汪坊漁子

世衰隱非一高士亦樵漁雖有踈閒趣何如坐看書

美峴落照

牛山泣何為不識死生理莫言惜落暉明日復東至

龍頭初月

初月日生明終成圓太極已德宜明明元來一太極

池谷夕烟

夕烟細細起俄然羃四村比如慾一念終使此心昏

朱墟晚靄

坐看春靄生迤迤四野瀾推吾子諒心亦可滿天地

挑燈看書

靜坐潛看古聖經夜深燈下最專精既明且熟吾言
似左右逢源惟意行

對月哦詩

曾無毫分私邪在月到梧桐霽色新霽月曾襟同灑
落始知吟弄自天真

荷鍤課農

自笑樊遲曾學稼猶能春至事西疇勿忘勿助同心
法力課耕耘以待秋

抱甕灌圃

晚作東門瓜種翁不妨經濟在閒中旱潦灌放隨時
以這裏猶存育物功

携筇訪友

友道一倫誠莫重切德惟在以文仁不然談笑徒馳
逐奚止損吾吾損人

掃逕迎客

呼童淨掃松陰逕多少客來相揖迎長語孝慈幼語
悌農桑款款各歡情

涉園賞花

紅綠扶春入小園晚招童冠趁清暄千葩萬藥爭先
後色色皆從理一原

登高觀漲

漠漠平郊天水齊快如闊海浩襟開但看四野無青
色民盡將飢正可哀

次汝四和示晦翁三絕韻

石自爲門巖自屏自耕自飲自癯形平生萬事自然

在水自然清山自青

蒔花灌圃經綸足歸對殘書坐整冠卷時為體舒為
用意在閒雲不厭看

行藏用舍孔顏知自是陰陽動靜機願學千秋無限
意九原如作與誰歸

生朝章台與諸朋拈韻以志喜聊次之

搏鵬初擬大扶搖師友中間道義交白首窮山俱不
就媿君今日祝松喬

是夜茶罷家弟石門子與諸朋共拈朱子詩願
上龜蓮千歲壽永令鳧藻一家肥分韻共賦余

獨不可無詩先押願字

念我願何在學孔惟我願仰鑽彌高堅末由後所願
已矣今白頭豈終無更願聖人固難望賢亦我之願
雖老斃後已實有朝聞願此道天下公獨善宜非願
吾黨二三子亦應有此願同志百年期天必遂吾願
清茶酌我飲且我壽考願愛之欲其壽人情固宜願
惟壽稟初定非人願不願此學本在己力行可諧願
請君更聽我有願必如願今如願致知知至是如願
今如願克己己克是如願今願不違仁不違後如願
今願修與齊修齊後如願治平有位論非士可以願

從吾所當爲勇往如其願其宜勉我言爲賦二十願
己卯燈夕甲兒欲作懸燈會膝下久不見小兒
戲不覺喜聞而許之甲能招聚村童水缶迭舞
玩而樂焉茲書二絕一以誌余喜一以作汝誠
故作燈辰任少兒村童水缶舞參差眼前久聞穉髻
戲不覺今宵喜爾爲
人情惟樂易爲差善戲有之不善多己見茲遊都徧
雜汝心於此勿宜夸

次家弟韻賦近日所講未發中時氣純善說示
洪幼萬暨克念景休

理同何故號隨叟雖曰單言氣上名說到和時寧可
濁方知中處固純清衆人善惡常由動忽地坐來卽
是情向上道途云且遠鬢邊霜雪奈崢嶸

己卯臘月卽余卷筵之回甲也自不無感舊之
懷適家弟石門子有詩來用敘此懷次奉之

城西故事惟吾在前甲今年十七時醮席拜嘉香滿
酌牢牀明燭卷交絲琴鍾半世寧無感孤露餘生益
自悲當日君髻隨後至白頭談舊和新詩

喪家弟與安晦之來宿久菴拈農巖韻共賦

家計雲千壑閒情雪一川詩篇驚歲月星斗作春天

全落寒梅後高吟秉燭前不須山外問幽事屬吾邊
除夜與家弟石門子守歲久菴拈尤菴先生除
夜韻共賦

亦受天然自有中行之不得折其衷媿無大舜能惟
一敢謂神堯與所同三十日過今臘月百千已冀抑
詩功吾生正使頤期壽奈己人間萬慮空

兒子移 除丹陽諸朋皆以詩送之余亦不可
無詩口占一絕贈之

棲息丹丘余所願喜聞今汝宰丹丘輕筇石逕三巖
遍明月蘆花一棹舟

景休克念未發時氣清濁之說有未契曾賦一
律示之二賢次來猶持舊見又拈別韻示之兼
示幼萬

物皆動靜應天機未發須看至靜時若說滓泥猶不
化寧云神鬼莫能窺非惟中體差殊見直到坤陰却
欠知勿謂伊人無所受晦翁栗老豈余欺

凡言動靜以四時則自復至乾為動自姤至坤為
靜在人則心身皆有動靜不見不聞與應事接物
心之動靜也語默坐卧出處行藏身之動靜也毋
論聖愚賢不肖孰無動靜而至於未發則朱子以

爲至虛至靜鑑空衡平之體鬼神不得窺其際粟
谷謂雖衆人之心幸有未發之時則全體湛然與
聖人不異以兩先生所言者觀之當此之時豈有
一分泥滓留在其間耶所謂未發實屬靜時而凡
言靜者不可以當子思所謂未發也章句自戒懼
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云則靜中又別言至靜即圖
說靜極處也或問以程子復卦當之者謂不可曉
而終以坤卦純陰言之栗翁之言亦以不昏倒不
胡走爲未發此喜怒哀樂雖未形見若有昏撓悠
泛之候則亦不可謂未發也此真子思言外之意

而亦朱子所爲說未發十分盡到也性雖單言其
曰中者必於此時言之可以狀無少偏倚亭當底
全體也鄙詩五六句之意謂賢輩不但不見得中
字體段實於未發真境界其所知者亦有所未盡
精密也景休種下種來之論虛明中氣味種子潛
伏猶在云者終似有形之物一出而一不出一行
而一坐然若以陳北溪一氣之忽如此忽如彼者
看之無此患矣克念詩第四句註清氣發時濁氣
未必隨發云者亦與二人在房中一人出一人留
者同也此皆景休虛明中種子留在者同一病也

須更商之

宋綱汝要聞心性名目義理以為實踐工程茲賦絕句十二章以示之

天命賦人物受來以性言雖從氣上看單指本然云

右本然之性

以其在氣質氣質或兼言氣本有清濁性因善惡分

右氣質之性

各言其氣理因氣性偏全以此看人物人全物則偏

右人物之性

軀殼氣之精該於方寸裏昭昭又靈靈在彼忽在此

右單言氣之心

具理性為體感物情為用一心涵性情是為性情統

右心統性情

始發謂之情緣情計是意意定志斯名情能統意志

右情統意志

七本惡兼說四為善一邊端從情上剔互發豈其然

右四端七情

兩皆心發後氣性各生原只宜雙下說不可互兼言

右人心道心

虛靈莫非氣奈自原頭異栗老言優劣聖凡各彼此

右聖凡之心

此性具諸心元來於我得帶來心字言主性號明德

右明德

未發靜之至湛虛同聖人單言亦因氣中體此焉真

右未發心體

皆從名目說實踐都由心惟敬為心宰勉君聽我欽

右實踐工夫

鄉射禮詩 並序

士友之來羣居者議講鄉射之禮余曾欲行之不得也喜聞而許之粗辨儀具招邀近居

諸士友會焉余則老不堪事以程冠襪衫傷坐而觀之唐城洪一源幼萬作主人西原韓後遂仲良為賓幅巾淡衣各莅席家弟前大憲石門子季章以紗巾野服當遵位廣陵安世光晦之衿陽姜鳳陽善鳴安東金命鉉士凝皆以七十以上坐賓長席執禮安東金砥行幼道幅巾淡衣主人南西向立安東金宗溟汝四唐城洪相龜夢瑞咸昌金奎五景休唐城洪章海克念相禮事月城金漢祿汝綏幘頭襪衫任司正司射樂正咸陽朴岐陽鳴

瑞西階東北面立安東金毅行弘甫耦大夫
仁川蔡百休季能家兒心緯上耦壺山宋露
光寶唐城洪理源天卿中耦任時協正汝安
東金恕行近仁下耦俱袒決遂手弓腰矢階
下東面立諸執事上下耦多不盡錄而眾賓
之登西階旅酬者摠二百六十餘人張法侯
施尊禁舉旌設榻上琴下磬俎豆莘莘衿紳
濟濟先行飲禮繼以射儀終日揖讓可見王
道之易易而揖升下飲其爭也君子蓋盛禮
也溯求之古矍圃之後罕聞有行之者而今

幸於數千載之下始覩之也遂傳之畫圖播
之歌詠以大之為書此識之時 崇禎甲申
後再庚辰四月既望日也

三代儀文罕見今矍場遺意可追尋讓而爭也宜觀
德學有似乎在正心西觶始酬天欲暮上琴初作樹
交陰吾衰不得躬將禮白髮青襪坐整襟

酬之謂西觶 琴在堂上謂上琴

俎西之觶 實始飲而

至黃江詣寒水齋拜真幘拱手久立感懷自倍
退而有詩

趨隅立拱手滿目不堪哀儼若先生坐悅疑舊日陪

和嚴猶可像狷簡就誰裁零落同門盡白頭愴獨來

自忠州至丹陽記行

眼慣黃江路稽山近馬首千古背水恨懶川鳴在右
忠原處上游兩嶺一要衝宜作大關防以為慮無窮
暮烟埋終嶺石逕循江遷投宿水軒夜拜真寒齋前
紆直泝流行西倉在南岸直行一莽蒼健孫侯路畔
清澄玉琅玕匝歲見之喜秣馬水山驛卯嶺高特地
羣峯秀月嶽鬱鬱黃江赴下嶺樹陰憇小村水曲處
駭目蒼翠積巨壁下挿江雄奇是龜潭半面猶心懣
蒼亭隱巖呀忙不去登臨日暮回輿去餘債在江潯

翼翼鳳棲寺丹霞望赤城仙巖在上流郡府窈而清
山水好樓居盡室皆仙緣歡笑輸情話半燭不知眠
明朝更理筇巖泉盡蹢躅

太守隨我共入巖棲一宿而去戲書一絕以贈

自謂丹丘僂我家相隨共入白雲阿仙區一宿鳴騶

去奈爾腰間紫綬何

詩道自別雖父子間
善戲則無妨耶好呵

上仙巖敬次寒水齋先生韻

爾忘前受敬足躩石蹊危襟抱遮巖曠天機擊壁奇
先生杖屨後小子泳游時尋向上頭止極工此可期

玉笋峯

移舟峯下乍洄沿左右看三一後前削出亭亭蒼玉
笋還疑物色自先天

寒碧樓

蒼然鳳岫忽開眸五十年來再上樓依舊屏山青草
岸至今明月白蘆洲長江滾滾千層浪穴颼颼萬
古秋存没人間成故事停舟悵悵倚欄頭

權亨叔為校整先師文字來會溪上將歸書贈

三絕

曾恨人巖一見違春來又歎問聞稀校書幾日還歸
去東望風烟却悵啼

先生義理與工夫淡淡消詳在是書善繼豈惟文字
究嚴心法看大規模

治任歸來四十季兢兢一念若臨淵當時詔教終何
報對爾尤增自悼憐

次寄健厚孫讀孟子詩韻

積雪空山閉戶淡晴窓墨數又行尋小孫昨夕書來
報課學日增能養心

千秋太史感嘆淡此意程朱并究尋開卷先看第一
義分明義理辨之心

右言首章

屏溪集卷之四
鄒書特說本原淡初學宜從大旨尋開口佞言人性
善反之爲舜却由心

右言性善

忍字翻看戚戚淡爲仁本地可推尋民牛愛否存王
政長短當從度此心

右言穀餼章

浩然文義極淵淡莫曰難言直字尋盛大元因配道
義主張爲帥在於心

右言浩然章

何言麤聖莫精淡三性單從氣上尋本理雖同成性

異獸無盛性此神心

右言三性章

賢於堯舜以功淡叟亦功宜禹下尋拳踢固知非得
己拒閑元是聖人心

右言好辯章

七篇爾合闡微淡從此邈迤向上尋如誦己言和靖
學河南敬字克存心

右終以敬字勉戒

除夜在王父墓下

老去益知今夜惜少時寧有此悲吟一罇天地襟期

晚萬里山河歲月淡可耐蘇孟慙後到庶幾蕉葉展
新心省楸槍憶庚辰事孤露重來百感侵

庚辰陪先君子省墓

與家弟訪仙岳主人土凝潤甫晦之亦至共拈

次簡齋韻

牢落林楓晚已凋無數枝猶餘叢菊在畱待故人期
落日生華髮哀鴻到小詩持盃方一笑後約問何時
今年洽滿八十北鄰安晦之李治伯亦皆八十
并鄰大耋三人亦奇事晦之治伯各以一律寄
來相賀次其韻各奉一律

二千八百幾旬旬吾輩同庚與作鄰七十猶稀今八

十一人難得况三人晴沙暖日汀花晚芳草和風岸
柳新佳興隨機元不息鳩筇携處可怡神

右次寄安晦之

幸為大男子滾作耄頭翁生長腥羶外從遊師友中
能全天理重敢負仁心公抑抑古賢戒餘生祈勉同

右次寄李治伯

敬次九菴先生集中八十歲自警吟

曾有七十吟條如昨日事滾到八十頭尤老已詩記
下學暨上達敘盡平生志先生志許大天安得不遂
小子願學心到老益自媿先生我師師每恐淵源累

學朱由先生直方兼大義斯文道日喪欲墜如禹繩
當時力閑衛拳踢安敢企雖不自為任亦非不在已
果能先自治本原明止水知行有次第欲行始知止
用力透人鬼或放叟兢惴苟有日新效庶幾好是懿
有無以責人所治曷不致然余昧自修奚暇定人累
無望德性勝終為氣稟使林居四十年所成今何事
徒然慕先生不落第二義遺篇尚感余沈吟敬而次
送金景休還家
每喜相逢長長新千秋復見起余人今來益覺相期
重前去工夫叟寶淳

同來同去每同携今日胡為獨去來可惜青山埋善
士書窓相別益堪哀

幾
來洪克念
而米故云

二月十日孫婦初度日也其姑作數器饌余與
石門同少男女坐內堂共話而啖之訖書此贈
而勉之

人家興替婦人存教婦初來古聖言貞淑其心婉婉
行已能聽姆不須煩

舅姑當敬奉先誠冢婦承家任不輕宜室可能宜黨
族同居百忍在和平

編成梱範意殊淡可作吾家婦女箴此在山翁惟長

物體行奚啻直籛金

石門子以邦禁久斷杯酌因茶思飲有詩次奉
自是儒家法教身平生謹拙畏天人德如醇飲猶能
醉何待雲安麴米春

盆梅早發方喜相對聞香石門子與九峯老人
叔姪共來會真一奇事以一絕忘拙先唱要和
誰教蓓蕾滿寒枝堪使康翁一見之萬樹無心方慘
惓獨將機氣任推移

臘月初五余初度日石門子賦絕句志喜前二
日 上遣近侍來宣疏 挑以知心為 教

恩諭隆至且舉余之師傅石門桂坊時事道舊
慇懃石門又以二絕各言此事送示茲步以復
君作此詩逐歲頻幾年前去是生辰至今尚負朝聞
願伎倆徒然又見春

妄論 君德效愚忱仰勉中和意亦淡未料誤 恩
加不肖敢云能識 聖君心

桂坊挾冊幾支干我亦初潛師傅官道舊丁寧 恩
綈煥感惶相對涕瀾瀾

壬午除夜石門子為參 賀班西上未還獨坐
無聊為賦五絕待其還山示之

駸駸歲色又將更此夜年年賦餞迎令弟西行誰復
唱詩愁先遣別愁生

花紅雪白迭相催老去光陰逝水頽百歲若將容易
到莫嘆春色又新來

日月工如日月知惜季宜惜寸陰移悠悠又却全虛
過敢罪歲爲寶我爲

傳家致仕禮季過幹冗公私在我何惟有押詩吾分
戒斃而後已奈憂多

春晚山家和氣多千花八座滿顏醜浴沂何待風雩
興佇見冠童相詠歌

癸未上元夜獨坐玩月有懷石門子仍成短律
君恩休逸弟兄偕晚歲湛和樂莫斯世故那無一時
別離愁偏向此宵知旅懷應爾憐看月孤詠誰吾與
賦詩更道 寵音行李挽還山初計奈差遲

沈病匝月神氣甚昏嗒三月二十二日曉夢得
一句詩纔覺吟嚙猶在於口仍於枕上以自警
之意足成落句合成一絕示家弟與視病諸朋
碧天明月皓無涯萬里襟懷有孰知問爾無毫私意
否不然難保此心期

幼道論心每主虛靈本體聖凡皆同之說今余

夢中之句以謂心之本稟虛明真境此焉可見也其次韻之詩贊歎不已者亦不知吾意也蓋心本正通之氣之精爽而朱子既言正通之氣本有清濁美惡精爽之各出於清濁美惡之氣者何能一般純美又論智愚賢不肖之別而曰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聖與智愚賢不肖之別只在於心之不同固可知矣虛靈卽是心之光明也聖人清粹之心智愚賢不肖清濁相雜之心其光明之發見亦何可同也栗翁虛靈優劣之說誠可謂見得透矣不可改評也雖全濁之

氣如跖徒之孳孳爲利者其心皆能虛靈知覺故今徒見其有此虛靈知覺而不知上聖至清至粹之氣之虛靈知覺優於此也於此正可着眼看也且雖有優劣而其爲體段亦皆神活不測陳北溪忽如此忽如彼之語正善形容孔子出入無時莫知其嚮之本色矣向者夢中之襟懷爽然無涯者謂之北溪忽如此者猶可豈以此謂吾輩下品之心稟初體段極清明純粹有如聖人之心同者而至是昭著云耶更以前韻別次幼道詩答示之幼道其識之

屏溪集 卷之四
極處論心豈量涯聖能凡否稟來知惟其神活忽如此所以顏龐大舜期

送李學士仲固

得培

書狀日本

文明禮樂我東方前後言和大義亾皮幣痛看南北走楚山遺訓爾其忘

徐君入海燬書前曾說全經彼獨傳今去儻能携得至後天如復見先天

從子心協以高靈宰歸覲爲書其次大人石門

台送行詩并原韻以示之因次贈奉勉之

一以民飢視己飢已知治要善奚疑誠如保赤能推

使人各自安庶不罷

花山吾輩視桐鄉同省爲官小大榮仁愛入人肝肺

久欲知遺迹聽無聲

花山有先人遺祠

靈民父母望仁軒以爾花山遺廟孫勤謹必思無忝意我言非耄體心存

張垂天

九翼

關西篤學士嘗作崇化齋講學主

人別三載來訪旋又告歸得一絕以贈

君季著握一其虛以歲知非伯玉如知處行宜顏氏學歸而求矣易通書

詩誠

崇禎甲申後再癸未春余季八十一行少子親迎禮受其婦誓見心喜幸也依教婦初來之意爲作古詩一篇且書小跋於下方備言心性實行以誨諭之兼示少女孫婦諸房從孫婦與女皆誦而習之以爲服行之地焉

皇天賦我人理與氣而已理在心氣性仁禮信義智不離又不雜單指本然是自爲心本體萬善此綱紀初非聖而加婦齋亦無異堯舜旣性之姪奴賢由此愛親暨敬長仁禮卽所以言行必誠實非信果何自爲善恥不善良以有此義知覺是非之畢竟智之事

顧此百行善莫非五常使第其性敷宣專靠此心恃心卽氣精爽稟各有駁粹性雖全體善發輒隨氣類聖粹善不捨凡駁惡或致循性只存心必約情勿熾情約心斯存心存祛私意私意克淨盡始可純天理然後無聖凡發用皆全美怒必當怒怒喜必當喜喜奉先必洞屬禮備誠又至父母事盡孝兄長事恭己適人移孝恭事之無以貳弟妹極友愛亦一視婦奴男女各有別謹嚴持不弛夫和而妻順相敬如賓位三黨與親睦式好無相比奴僕施恩義鄉鄰接和易治產雖不已絕勿貪貨利事事必求是無復分外冀

當爲不當爲識明無偏倚無誠何事做有誠成終始皆性中出來心正要直遂此係微奧義婦女難與議然我知我性我心我自治男女顧何異惟在志不志閨中有士行古亦稱女士治絲麻飲食雖非等閒棄根本固在此我故命提耳文公小學書女子教亦備須觀題辭語先以道性示我亦匪言老實遵先聖旨於此別有言子與諸孫寄由來關雎化莫不文王歸雖爲婦女言刑家惟在爾必先以身教母我言虛墜夫婦各相飭服行須勤止

右詩四十七句其所言實行之事皆由於心性而

心性之義讀書之士亦多矇然况婦女何以明知若全然矇昧則礙於見行心性本義曾與朋友子弟輩講論之時有多少文字茲更綴其略如此書之下方亦欲汝輩之知其大體焉

理氣化生萬物物物之形體則氣以成之而理優在其中者始名爲性性本理也而理摠稱也其在氣者別稱爲性此則人與禽獸草木莫不皆同草木外有血氣具五臟者五臟中心臟焉心臟中有竅焉母論人與禽獸物物所稟五行之氣之精爽該聚於各其心臟竅中此以氣之精爽故比他

血氣有別自能虛靈自能知覺凡所謂心者實此
虛靈知覺之氣而名之也此心氣上所該之理謂
之性是又人與禽獸亦皆同也但天地之間五行
之氣正偏通塞清濁粹駁元自各異而界分各異
之中亦各有無限分數不啻千差萬別以大界分
言之稟天地正通之氣者為人戴天履地其形正
直禽獸則受氣之偏首尾橫生草木則又稟其氣
之塞本末倒生此人與禽獸草木大界分之別也
人既稟正通之氣而其心又是正通之氣之精爽
故虛靈知覺自別於禽獸理固一也理之體段本

隨氣而輒異焉氣之正通偏塞理亦隨而有正通
偏塞之絕不同也以人之心則虛靈知覺雖有聖
凡之優劣蓋皆正通之精爽故其能具仁禮信義
智之性發以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者聖凡
亦莫不皆同之心即五行之氣木氣上理稱仁之性
火氣上理稱禮之性土氣上理稱智之性金氣上理稱義之性水氣上理稱信之性
隱之性金氣上理稱義之性水氣上理稱信之性
端而發見也信蓋非智之端發見也四端之說出於孟
子而不言信蓋非智之端發見也四端之說出於孟
之發見如是實狀者皆屬於土故又別言而四端
氣發見者謂之情以用也七情之目喜怒哀樂愛惡
四端見於外而為用也七情之目喜怒哀樂愛惡
欲之稱見於禮記蓋心氣之發動而性之著見如
此者是皆謂之情也四端之本不可以七情與四端
見者則其亦情也本不可以七情與四端各異而

也者只是氣之不齊氣之本色雖至於極精微處莫不有分數之各異天地之氣莫精於人心之氣通聖凡言之亦猶有分數之別惟聖人之心氣至精至粹故隨其動靜而性以之直遂此堯舜性之者也大賢以下心氣之等位既多般數而若或有一分濁駁之相雜則心之發也濁駁之不能無用事故性之發見亦或有不善者必知其不善而反以從善此湯武反之是也在孔門則孔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即堯舜之性之也顏子之知不善未嘗復行者亦湯武之反之也然則聖賢凡人各有一

定之等分凡人似不得為賢賢者似不得為聖而實則不然人人皆可以為堯舜此其故何也蓋性則堯舜與凡人一也性本不能自造作動靜發用皆靠於心以心氣之有清濁故性之乘此發見或善而或惡吾儒希聖希賢之工只在於心氣之變濁為清化駁為粹以為性善之一於動靜也蓋以心是正通之精爽故虛明靈覺活化不測不如血氣之厚薄剛柔一定不易若操存省察敬而一之不少間斷則實有愚而明柔而強之變也顏子不日而化成湯日新之效皆此心變化之功也若終

四兄久菴先生
作詩試使年
少婦女吟誦係
之以三絕命次
之謹步以上
夫人性理幽而妙
文字何教婦女聽
為是五倫茶飯
事其原都只
在心靈
止孝愉無止
慈女儀非獨宗
麻治頂持詩試

至於十分地頭則真是成功則一者也堯舜之性
之孔子之不踰矩可得而至也以此觀之學者之
為聖為賢各在人立志之固與否為學之勤與否
實不係於賢與愚之別賢與愚既無別則丈夫婦
女實亦無所別雖婦女何可自處之薄不自努力
哉其各自勉之也
更以絕句三章系之於跋文之下要石門台和
而書之
咨爾諸房男與女齊心我言敬恭聽人無行誼襟裾
獸豈不媿為萬物靈

朝膳誦感發由
來景在詩
婦人尤合不多
言此古賢媛德
行源况且念章
坤道是一家元
有一家天

羣行槩言孝悌慈自修推去可齊治行由明德德焉
性知此惟能讀此詩
文公小學性先言認是性為百行源豈我先生無所
受伊川謂聖本於天

除夜感懷

極知此道無終否明年太歲是涪灘晦翁詩句尤翁
誦慷慨今宵意一般

涪灘申也此首句朱子己未季作也明季太歲即
庚申也庚申宋太祖開國元季也時宋南渡不振
皮幣金虜朱子含忍於時事感懷太祖建國之歲

重回有此詩我 顯廟戊申亦 高皇帝開國之
元年重回也尤翁為誦此詩仰勉尊周復讎之義
今此明年太歲涖灘又是 毅皇帝殉國之再回
甲甲申也志士之淚血已久矣誦晦翁之詩感尤
翁之義激昂之極聊足末句庸識無限之意云

姜善鳴

鳳陽

適以除夜詩送示為書足朱子詩

絕句因此餘意步其韻以復

中宵撫劍不能眠默察天機氣勃然人世涖灘今再
見激昂無謂我衰年

甲申三月十九日即

毅宗皇帝殉社之再回

甲月日也家弟石門台適往留靈川風泉之感
無地寄寓進拜尤菴先生所享老江書院其志
可謂悲矣賦近體一詩示士林之來會者送示
余要和却次以寄

江水何朝萬折流丹禽鳴世眾禽啾學成由晦紹尼
聖義大攘夷尊有周天下吾東昭日月人間此地讀
春秋泉臺想復涖灘誦儻識今回再甲不

感懷

昔歲甲申八月四日余自先君子花山縣衙
西上漢師歷造黃江以禮納贄祇拜先生蓋

師事之始也過十八年而奄哭山頽之哀及
至今日則一甲子月日周矣聯袂周旋於三
席之下者無如小子之久世而鹵莽蔑裂且
無篤踐之工白首人世終不免伎倆人物回
顧茫然虛負教育之恩益不勝其慨念自述
絕句以寓感懷仍敘先生詔教心性大義要
與後生同志者庶不失當日辛勤開示之意
云

贊拜師門甲子回悲吟感慨不勝懷寒江秋月千
載歲暮誰尋墜緒來

理因氣後名言性隨氣單言即本然兼氣始稱氣質
性誰將三性謂同般

今日又是甲申冬至日慷慨有詩爲示石門
天時已見一陽生人事難聞河水清慷慨闔翁詩句
義長吟北望更吞聲

又得短律感吟

胡運曾聞無百季湣灘再甲奈何天中原義士其誰
起燕市悲譎聞不傳若使 寧陵同德在必將 皇
國舊讎湔華陽惟見 新宮煥賴以有辭亦足憐
病卧見石門次家兒賦雪韻追步

尺雪盈庭玉屑纖
緬懷當日叔程嚴
蝶來趁萼還欺
蝶鹽欲和羹
實媿鹽分外靈
臺皎如日暗中
虛室白生簷
明朝政好憑遐眺
一色山川沒壑尖

李僉樞

治伯

輓

兩世重牢侈壽 恩兒孫五十有餘人
天翁錫福無虛地
觀此知君儘厚仁

同庚四十壬寅年
吾輩新交始是論
曾謂見之何太晚
從今較久莫如君

隔隴從遊三日踈
如非相對赫蹄書
清泉白石花楓際
罇酒詩牀興有餘

石友先亾君又逝
山中故事更同誰
鄰居三老惟余在
牢落人間後死悲

當時酬唱幾篇詩
今日輓君認至斯
况又瓊裾莫見報
北風題罷涕漣沍

臘月初五日即余初度日也石門有詩奉次

梅花石間發石古梅作春梅
石生朝壽詩辭美且新
元月十一夜雪月滿山襟懷
朗然正欲往話老病怯寒
不敢生意可悵走成一絕奉示石門

雪滿千山月滿川
剡溪餘興若飄然
杖屨怯寒旋復止
沈吟悵悵短燈前

乙酉正月十七日家弟石門子晬辰也兩家內外老少皆會得絕句志喜

兄弟晬辰在臘正因今撫古感歡并雲林休逸真清分吾道無隲亦報生

家弟石門晬日才過為具湯餅數器往臨歡話石門以絕句志喜以示奉次

翁和無過省歡時世故分張或少衰白首同歸尤鄭重常依不願暫相離

健厚論心字義三絕押九心字來質焉義理有未盡處次其韻并與性字之意而詳說以示之

仍使約兒李婿述之 叔永 共相講討先識其大體也

茯苓可補謂臟心方寸靈昭正是心五氣本能該五性淵源萬古所傳心

性之純善不離心單指理無害以心及性發時心使發知其善惡盡由心

聖本於天釋本心天之理性氣其心理焉純善氣焉雜關佛維何主氣心

性雖同善能之心奈氣人人各異心變異反同惟在我敬哉諸子克存心

屏溪集 卷之四
本心性具發良心德以明名帶得心動靜存存全此
德是真鄒聖盡其心

家兒約沔陽倅金定夫

鍾秀

將遊看月島以舍

弟石門子所贈一絕示之走次送行兼示定夫
繚以青山湖海清西風雨意喜新晴候看既望初生
月水面銀虹十里明

金景休匝月相守經歲告還悵係之淡次石門

子驥行韻略敘自勉之意贈以益勉之

謂學當爲便卽爲爲之宜及未衰時惟君廝殺追顏
勇奈我凌兢媿衛詩方外必令先直內力行須自務

真知希賢又或能希聖只是庸常不是奇

丙戌元月廿日追設石門晬日小饌石門更步

家兒去臘所次晦翁壽母詩韻少輩次第奉和

顧余雖耄老癯病獨不可已追題軸末

兩晬俱歡風日清壽岑仙若降霓旌自知少日歉行
力可奈斯文責否傾正似二疏同告退早聞叔子恥
忘生喜今猶副康翁語生長太平老太平

去季冬

上受

王世孫進爵因

命宰臣以

下侍從臣及外邑守令之有父母者皆令設宴
稱壽蓋稀世之恩命也家姪高靈宰心協連

值公私事故翌年丙戌五月日始來溪上爲設
宴席石門以襴衫主北壁座吾以野服居其左
終日歡娛而子弟獻爵長者酬爵皆別作嘏辭
使執事詠誥之又使一人讀笏記以成禮卽司
馬公家宴之制也衆賓之一辭賀者以爲大耋
兄弟鶴髮聯坐同受稱觴其罕聞之盛事真可
以仰稱稀世之 恩命也高靈爲成近體一律
求和於座上諸賓余不可無語聊次其韻題之
軸首云爾

老老推恩曾亦稀稱觴 命及庶官微斑衣舞席庭

蘭茁野服聯牀棣萼輝嘏祝認遵司馬制盛儀爭覩
衆賓圍於戲 聖德君何答忠國誠心報晚暉

送緯兒歸林川任所別意不覺悄然吟成一絕
示石門

北風當別兩依依阜蓋逶迤出谷遲如吾可得簞瓢
繼使汝何須膝下離

余之晬日在月初兒子用俸餘設小饌供之靈
川適來會又以官供設於翌日耄老兄弟連日
同席歡話亦不可無識喜更占別韻書之于後
時丙戌臘旬也

嘉兒靈姪專城養排日官需作晬辰大耋弟兄歡一
席湛湛何止古春津

又以一絕戲示

前八十季同渭叟西來當日佐姬周中原消息河清
再君可鷹揚大將不

上元與石門坐西棣檻望新月

坐看新月上東岑灑落清光照我襟恍若梧桐來露
色媿無癡老合明心

奉次石門子八十吟

同室同居與比肩少季蓮榜又同年歸山同棄君平

世不害同稱地上仙

閱歷滄桑幾十春白頭同作太平民朋知己盡泉臺
下尚友惟尋卷裏人

暮春上旬送兒子與景休綱汝諸人玩春玉溪
孤吟一絕書以待歸

坐送諸君風詠歸老懷不覺獨依依相迎不見鶻花
笑應待溪翁去浴沂

酬石門八十壽盃詩

君又今登大耋年鴈行弟後乃兄先交將一醵相酬
壽人世誰曾有是筵

秋氣蒼涼風日清湛湛罇酒弟兄情人生至樂無猶
是更到頤時設此觴

題李僉樞治伯回盃宴席詩後

丁亥

伸紙欲書忽愴然漣漣零淚集毫前當時盛事成陳
迹人世存亾已幾季

屏溪先生集卷之四

